

醫  
學  
辨  
害



醫學辨害

利函



八十



予診其脉左右咸伏必以為死而不與藥發汗  
之夜果而死矣又一士人患惡寒發熱鼻  
痛項背強急一醫以為感冒與藥而不得效  
年患如此之證其時自以為疝氣醫亦從病者  
其藥有得効故又自以為疝氣請藥於前年之  
醫其醫懼病使弟子來五六日之間與疝氣之  
藥忽發狂言妄語病家驚而易醫皆不得効請  
用予藥語以始終不遺一事予診其脉沉細而  
促曰今見感冒為疝氣其能致害每每如此感



胃不治而至重多有為傷寒之變是既為裏證  
脈亦為甚危唯與一貽固辭而退其後怪證  
出衆醫技窮而死矣予嘗見世人致害甚多  
卷短篇非所盡錄之今撮此九人欲懲後人也  
其本皆是不可死者唯有一人免死而已予顧  
藥不的當病證縱雖無直致害是不治其所治  
不至至重而待何故如芥子橙皮之類尚有能致  
害而况用辛辣熱毒如番椒之類乎

痰病論第八



凡痰所成其因有五或因七情鬱結氣不能運  
行精液凝滯而成痰是其一也或因耽淫慾火  
熾水衰不能制火上迫肺分肺氣受其傷失通  
調水道精液凝滯而成痰是其二也或因恣過  
膏粱滋味脾弱而不能運化精液凝滯而成痰  
是其三也或因嗜辛熱動火生熱肺氣傷于炎  
熱不能通調水道精液凝滯而成痰是其四也  
或因嗜生冷寒濕屢伐發生之氣脾土虛冷其  
氣不化精液凝滯而成痰是其五也古恬憺之



民未會有此病後世道德不行多物慾而所患  
縱雖曰古有患之予恐甚少而如無也故編考  
內經諸篇不載此病全無痰字矣醫門法律混  
痰飲而爲一證曰內經濕土太過痰飲爲病是  
由何內經而云爾喻嘉言之言大詐也予嘗讀  
名家醫書皆混痰飲而爲一豈止醫門法律乎  
張仲景欲救人患內經所未備非唯論傷寒又  
間論雜病各立方以著書釐爲一十六卷內經  
以來立方之祖天下萬世無不宗之一歷散失

難復全書其中金匱要略混痰飲而同門是後  
世所誤非仲景本意名家醫書混稱予恐爲此  
也歟然門中病證治方各異而不可混之斯知  
彌非本意矣予所論五等之痰飲食精液所凝  
滯飲是飲水未成精液其證頗雖相似其本不  
同如此後世混而投藥動輒見痰爲飲二陳化  
痰等湯得効益以無知其本不同故治飲而不  
能愈曰是病重而無効所以不知仲景各立治  
方也繆希雍曰世以痰飲混稱藥亦混投殊不

痰病論



知<sup>ラ</sup>痰之與飲其由自別<sup>ラ</sup>其狀亦殊<sup>モ</sup>痰質稠黏飲  
 惟清水特其色有異<sup>ハ</sup>或青<sup>ク</sup>或黃<sup>ク</sup>或綠<sup>ク</sup>或黑<sup>ク</sup>或  
 酸漿或伏<sup>レ</sup>於腸胃或上支<sup>ニ</sup>胸脇刺痛難忍<sup>ク</sup>或流  
 於經絡四肢則關節不利<sup>ニ</sup>支飲上攻<sup>ニ</sup>為心痛為  
 中脘痛甚則汗出為嘔吐酸水苦黃水等種種  
 各異<sup>ハ</sup>或發寒熱不思<sup>ハ</sup>飲食及不得眠<sup>ク</sup>皆其候也  
 繆氏此言可謂是詳矣噫誠藥亦混投豈可不  
 誤<sup>ラ</sup>入乎弟子曰愚讀諸書多有載風痰子謂內  
 傷所成未謂風痰何也予曰後世如此寡無痰



者唯有多少出不出耳其多者有為病其少者  
未為病常在脾肺之間風感則動其痰動則為  
病謂之風痰其本非風邪所致者也若專為風  
治之豈可不誤入乎弟子唯而退矣

喘病論第九

趙氏醫貫曰經云諸喘皆屬於上又謂諸逆衝  
上皆屬於火故河間叙喘病在於熱條下華陀  
云肺氣盛為喘唐八書云氣有餘則喘後代集  
證類方不過遵此而已獨王海藏辯云氣盛當

作氣衰有餘當認作不足肺氣果盛與有餘則  
清肅下行豈復爲喘以其火入於肺炎燥真陰  
衰與不足而爲喘焉所言盛與有餘者非肺之  
氣也肺中之火也海藏之辯超出前人發千古  
之精奧惜乎起其端未竟其火之所由來愚謂  
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陽之有餘陰之不足也  
凡諸逆衝之火皆下焦衝任相火出於肝腎者  
也故曰衝逆腎水虛衰相火偏勝壯火食氣銷  
鑠肺金焉得而不喘焉是非趙氏所創草頗從



王字泰之言學者致惑於河間海藏乃見後  
 有如此之言也河間所誤既辯於前論海  
 不可無以辯焉靈樞本神篇曰肺藏氣氣  
 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渴胃盈仰息  
 素問調經論曰肺藏氣氣有餘則喘咳上氣不  
 足則息利少氣華佗朱肱憑據如此辭者也海  
 藏欲超出前人著天地懸隔之說氣盛作氣衰  
 有餘作不足遂削內經之辭至暗岐黃之旨趙  
 氏反而曰發千古之精奧是非不思之甚乎夫



醫學

卷八 喘病論

三二〇

天地之五行人身之五藏平和則氣令得常有  
 餘不足則失常此所失常為災為病海藏  
 見盛與有餘以為得常曰清肅下行豈復  
 乎是大誤也且肺喜清虛而不欲窒碍其氣有  
 餘則實為窒碍宜哉其病為喘也何以得清肅  
 下行乎海藏見氣以為火日所言盛與有餘者  
 非肺之氣也肺中之火也是又非欲改經辭而  
 作肺藏火火舍魄乎此所謂氣者對血之氣與  
 肝藏血血舍魂等辭儉言之是其證也何以謂



非肺之氣也乎又何以謂肺中之火也乎岐黃  
論道著經欲覺天下後世故必爲火則當明言  
火何以有言氣而惑人乎夫陰陽五行之變有  
餘最能爲害或自亢而有餘或乘不足而有餘  
趙氏唯以爲乘不足曰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  
陽之有餘陰之不足也故今信此言者每見癆  
瘵之證彌曰陰虛火動而不知曰火動陰虛矣  
內經曰亢則害承迺制之論五行自亢而有餘  
之害假令火亢則害金水承迺制之是也若爲



乘水不足而有餘，何以有承廼制之之力乎？今  
正見有此所謂承廼制之之辭，斯知火之有餘，  
自亢而非乘水之不足矣。予前論詳陽易爲有  
餘有餘，則陰被害而不足，自不足而至絕，陽亦  
不能獨立，故雖曰二者可調，其要在使陽不亢。  
內經曰：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又曰：陽強不能  
密，陰氣乃絕。是也。予翫味如此辭，知自亢而有  
餘，趙氏不知而爲偏見，豈非不翫味內經者乎？  
夫相火爲遊行之火，天地無處而不至，在人身

亦然何處有不至其本常含于心包絡近心而  
 承君火之命將命則出於心包絡三焦無處而  
 不遊行故少陽三焦為府厥陰心包絡為藏然  
 則自遊行而言之可謂上中下三焦相火也自  
 其本而言之可謂出於心包絡也何以特謂下  
 焦衝任相火乎又何以謂出於肝腎者也乎此  
 所謂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是以火主炎上故也  
 予盡考內經見論諸藏諸經皆有逆氣其為病  
 亦是多端也何以可止論腎水一藏乎又何以

可<sub>ニ</sub>止<sub>ニ</sub>論<sub>ス</sub>喘病一端乎凡喘有熱有寒不可<sub>ニ</sub>一<sub>ラ</sub>偏<sub>ニ</sub>論<sub>ス</sub>之予嘗見有寒喘治以溫熱之劑或因<sub>ハ</sub>寒受<sub>テ</sub>寒冷或因<sub>ハ</sub>下元虛冷故用<sub>フ</sub>參蘇溫肺湯八味丸等劑每每得<sub>テ</sub>効不知<sub>ラ</sub>其幾何人也河間移<sub>レ</sub>喘病於熱條以來海藏見<sub>テ</sub>爲火而立<sub>テ</sub>論<sub>ス</sub>如此諸家又爲<sub>ス</sub>惑如此其弊多以<sub>テ</sub>誤<sub>リ</sub>後人唯知<sub>テ</sub>有熱喘而不<sub>レ</sub>知<sub>ラ</sub>有寒喘病者殞<sub>ス</sub>命於寒涼之劑不少予素爲<sub>ニ</sub>之患<sub>ト</sub>遂<sub>ニ</sub>至<sub>ル</sub>辯<sub>ス</sub>于此矣

張滿論第十



李東垣引內經立中滿腹脹論曰大抵寒脹多而熱脹少治之者宜詳辨之予見內經諸篇大抵脹滿有三寒水脹滿熱火脹滿濕土脹滿是也東垣見其濕為寒相混而較之於熱所以為寒脹多而熱脹少也故首引太陰所至為中滿等辭得為論中寒脹之張本矣夫太陰為土其氣為濕不可直見為寒水而况濕盛生熱者乎又曰調經篇云因飲食勞倦損傷脾胃始受熱中末傳寒中予盡考本篇不見有此辭縱雖有

